

中華竹韻



THE BOOK OF BAMBOO

中华竹韵

中国古典传统中的一些品味

上

许江主编 范景中撰文

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



序 · 竹之韵

—

家乡的山冈上，有一簇绿竹，密沉沉地耸立着。

小时候，我常常从根梢疏斜之处，钻入竹丛。竹丛的中央是一块如磨盘大小的空地，翠竹环抱，俨然天生的绿色襁褓。南方的风吹拂，密叶浮动，襁褓摇将起来，天上白云舒卷，恍若舟行天涯。那时正值“文革”时期，家庭的境遇令我心思烦恼，却只在这个竹丛中，能体会自然的蔽护，享受竹的抚慰。久而久之，每遇烦困，就必到竹林中，让孤寂来消减愁绪，用悄然独对来忘却忧烦。在绿竹的怀抱中，缓缓地展开了遐思的童年。

竹，成了我生命中最早相对的一个自然物种。它几乎直接呵护着我的童心，并将我从某些无明中唤醒。那永远通明开朗的绿沁透着我，总将少年易感的心与之凝成一处，体察那竹的坚韧、竹的阳光、竹的神韵。竹总带着朴素的纯质，给予某种性格的补益，引领着我的成长。多少年过去，当我读到东晋江逌的《竹赋》：

有嘉生之美竹，挺纯姿于自然，含虚中以象道，体圆质以仪天……

心中蓦然直现那山冈上童年的竹簇。那种绿的蒙养，一朝显露而为对某种家园精神的体认。在我内心的丘壑之上，这簇竹总是那般屹立着，尤在异境感怀处、岁月眺望时。

在中华传统的典籍中，充满了各类诵竹的篇章，关于竹的诗文几乎是贯穿中华文学史的一条典雅而又劲健的线索。中华的园林之巧，竹园最是常见，又最富清风与诗意。中国传统绘画更以写竹来传递自然的意态、生活的意蕴，把中国人的心胸在那笔墨挥写中，活脱脱地显现出来。面对如此浩瀚的竹文化，我们揣着一份恒永的敬心，萌生出关于《中华竹韵》这本书的最早的策划：将中华文化中关于“竹”的咏诵、“竹”的气韵整理出来，以示一种独特的精神内核对整个民族的心灵抚育。范景中教授欣然接受委托，殚精竭虑，披阅数载，宏征博引，数易其稿，辑录无数珍贵资料，倾注多少情愫和心力，历时七年，终于写成这部文字。本书的几次稿子，我们都先后读过。可以这么说，这些年，我们与这部书一道，浸润在“竹”的精神世界中，并常常为之陶然。

二

竹，对于中国人来说，是一种居所的喜物，又是一种深具精神性的物种。

“倚倚修竹，不卉不蔓，非草非木”（元·赵孟頫《修竹谱》），却“其干亭亭然，其叶青青然，其色莹莹然”（明·方孝孺《竹深轩记》），这竹常绿常新，不染于物，濯之愈新，耀之愈明。如此是竹的第一境：纯洁之境。竹由笋苞潜地而行，逢春雨破土而生，拔节而长，本体渐露，端得千竿万竿一例而看，却又各枝各竿各有不同。那竹中空而虚怀，谦谦若君子，含而不露，发而中节。“犹之惠风，荏苒在衣。”如此的“虚中”让中国人品出一种深蓄，一份

神喻，正是虚怀象道，无欲则刚。此是竹的第二境：虚怀之境。“虚其心，实其节”（《修竹谱》），竹直节而向上，挺立而不屈，自古以来劲竹是对竹的礼赞。竹的质，犹在节处坚硬；竹的劲节正在于一节一节相托，劲梢挺立云天。竹节中含着坚韧的托付，默然的操守。此是竹的第三境：守节之境。那竹“凌惊风，茂寒乡，藉坚冰，负雪霜”（东晋·江淹《竹赋》），“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”（《修竹谱》），不因繁茂而浮躁，不因凛寒而燠变，“春木有荣歇，此节无凋零”（陈子昂），坚守贞常不变。此又是竹的第四境：持贞之境。

如此四境：纯洁、虚怀、守节、持贞，一纯一虚，一守一持，本身就含了变化之道，蕴藏着无数天机。四境又可让人返观自照，窥视人本身的内在品质。所以竹在中国，于日常中使用最广，不可或缺；在精神上又最具人格化的意味，广被用来比德人的品格和胸怀，人的操守与气节。直至今日，面向竹林，我们都依然感受到古往今来爱竹者们的伟大心灵。

中国古代大师们争相与竹为邻，以竹为友，日日细察竹之生机生态，俯仰林中浮云寒烟，一方面他们将竹的风雅化作自己的风雅，将竹的风节比德自己的风节，将竹的气象潜化而成文人自己的心灵气象；另一方面又以精微的感受将那种风雅流淌在笔端，将那种气节注入笔下的山水风物，用那心灵气象催生艺术形式的品格气象。他们一代代地传递，一代代地叠加，将对竹的品评，跃升入一种精神人格的境界，并将这种境界开辟在诗与画的田园中，成为中国艺术独特而深邃的内涵。

北宋大家文与可截取悬崖垂竹，以浓淡温润的墨色，撇写竹叶，揭开中国墨竹的优雅篇章。一代文豪苏东坡拈来萧萧修竹，磊磊湖石，挥笔成画，无论疏影横斜，抑或烟雨迷濛，都漾出一段文人独具的意趣，让人们于墨迹中

揣见其心头的盘郁。多少诗人站在竹边水际，静心赏会，抒写月下竹上的联句，把那明月的清辉洒向竹林，继而抖擞着洒落白壁花径之上。又多少画者从那飘飘洒洒、烟水波花的壁影上，兴会竹的天姿，倾听静夜竹石间的清音逸响，捕捉自然歌唱的天籁。郑板桥与金冬心是清末的两管写竹的圣手。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”郑板桥从萧萧的竹声中听出劳苦者的疾怨，赋予竹声以一种同情、关怀的庄严主题，让他自己的墨笔在跳脱奇绝的生动中，兼有了疏野苦涩的神情。金冬心年逾六十学画竹，每画毕，必有题。“秋声中，唯竹声为妙……非苦愁寒喧之声，而若空山绝粒人幽吟不辍也。”金冬心那直劈而下、郁郁累累的竹，倾出庄重不坠的心血，正若山中如禅的沉吟。

墨竹令写竹如若写字，写字如若写心。墨竹成了一份纤远的缠绵，将人心与烟雨修竹维系在一起，通过一管软笔的意写，把可见者与不可见者幽秘相联。中国的墨竹就这样被送上了以绘画识人心、以墨迹见境界的特殊的文化位置。那寥寥数笔守着单纯自发的天性流露，测试内心专注的含蓄与凝聚，却在百代千秋的浩瀚云烟中，挥写无数放拓逍遥的胸廓，瞥见代代传承的民族心灵的漂泊与安顿。在所有墨竹的挥写后面，在那翻飞无定的直写中，都似有累累竹影，隐隐幽意，让人想见那屈而不挠的风节。这种中华文化的独特景观，迥然相异于世界，一方面简约而自然，另一方面却又博大而精深；一方面见证人格的气象品质，另一方面又标示着艺术形式那幽微玄秘的层次与法度；一方面以寒林冷叶凝聚凛凛的生命力，塑造生死怆然的荒寒幽寂之境，另一方面又舞动如风雨江山外万不得已的飞矢，书写胸怀的宏阔与精神的气节。那人与竹相望、相守、相生的境域，凝在腕指之间竹管软笔那随心所欲的运行之中，凝在墨竹意写挥洒的超然之中，凝成某种

民族心智的隽远模式和民族气节的庄重界域，等待着一代的人们重新回到生命体验的本身，去揭示只有中国人方才具有的秘而不发、天人相合的创生机契。

三

一管竖笔就这样悬在中国人的心性之上。这笔就如这竹管一般，常常虚去自己，舒解在腕指的运行之中，成为人心与墨迹的通道。另一管竹枝也同样横在中国人情感的唇边，发出悠远凄美的笙笛之音。晋代戴凯之所撰人类最早的《竹谱》中说：“箫笙之选，有声四方。质清气亮，众管莫抗。”取竹做乐器早在轩辕黄帝之时，相传黄帝使伶伦，伐之于昆仑之墟，吹以应律声。东汉蔡邕曾盛赞今绍兴西南柯亭的良竹：“此地之竹制笛，奇声响绝。”这长箫短笛发出的却是家园的声韵，如龙吟凤鸣，又总带高山流水的自然清音，仿佛从心中抽出的绵长的怀念与愁绪。于是，就有了那众多的有关吹笙与思念的诗篇：“不知何处吹芦管，一夜征人尽望乡”（唐·李益）；“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”（唐·杜牧）。竖笔横笛中传扬的文采音韵，尽得历史的风流，那不可见的、却又手握指按而入于心的“竹感”，那贴在唇边、握在指间、却与心相亲的“竹感”，总让人与自然、与山水、与洒洒落落的竹山竹海相望相居，紧紧相连，爽爽地生出一份民族的悠远风气。

诗画相合，尤其重要者，诗情画意的融合。诗有诗之情长，画有画之意笃，将此诗与画、情与意交织融摄在一起的是人心。但人心是要有所依傍，才能有着落。竹即是人心千古的依傍。在竹里可以洞见世事的沧桑，人生的幽微，道说的妙理，天然的枢机。东坡先生曾提出著名的“胸有成竹”之说：他先写竹之生，续写写竹者的生姿，

再写心手合一者的生态。东坡先生谦虚地将之归于文与可名下，却信手拈出，处触天机，其影响又岂在画竹之事。此后历代画竹大师都用自己的语言续写这份历史的长卷。郑板桥就写下这段飘逸神奇的文字：

江馆清秋，晨起看竹，烟光、日影、雾气，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。胸中勃勃，遂有画意。其实胸中之竹，并不是眼中之竹也。因而磨墨、展纸、落笔、倏作变相，手中之竹，又不是胸中之竹也。总之，意在笔先者，定则也；趣在法外者，化机也。独画云乎哉？

这样的题跋与其说是一段文字小品，不若说是短语式的中国艺术哲学。明代初年的李思问，以“听竹轩”命名简陋的书房。客问：你这里根本无竹，怎么能叫“听竹轩”？他从容回答：正因为无竹，所以用听竹命名……我的住处未尝有竹也未尝无竹，我未尝侧耳一听也未尝不听，因为：

悟而思竹，则竹环乎床帷之外；寐而思竹，则竹见吾梦；行而思竹，则竹盈于目。愁而解者，竹也；语而答者，竹也。吾琴，竹在琴；吾酒，竹在酒；吾箫磬，竹在箫磬。吾书而思竹，书有清幽闲雅之趣；吾诗而思竹，诗有琮琤飘洒之韵。吾方与子言，而吾之神游乎潇湘之北、洞庭之南。此皆竹之助也。

进而，他把自己的听竹与世人的听竹相比：“吾闻之，待外物而乐者，其乐有时而既，乐既，则悲戚继之矣，众人听竹也。吾不以有竹而乐，必不以无竹而悲，是故有待于物外，而乐自至，岂待于竹然哉！吾之心有，在矣。”如此境转心不移的境界，如此横阔而庄严的气象，正是中国

人相忘于竹、心与竹化的心灵写照。

竹，千秋百代，飘飘洒洒，已成穿越诗与画、穿透自然与人心的飞矢，完全打通了现实与心灵、天与人的相对相隔的境况，成为众人之心的归依，成为中国人共同体认、带着精神特质的心物。于是，竹成了一种文化的眼光，墨竹、画竹，已不仅仅是“嘉竹如画”，不仅仅是寒林烟雨或风日流丽，更重要的是里边有性情的自由涌动，气节的凛然直现，灵魂的陶然止泊，人格的纯然映现。竹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意涵深长的气韵，让中国人陶然相忘在其中，竹格即人格，竹韵写心韵，竹与人通，人与竹化。在竹的面前，所有的中国人都成了哲人，成了诗人。竹，即成为中国人独特的、生生而不息的精神境界。

从中国人与竹相伴相居的现象，到中国竹的人格化倾向，再到中国墨竹成为人格化的可感可见的载体，进而成为中国人相忘其中的眼光和心境，竹包涵了中国人独特的现实与心灵的周遭，孕蓄了一个民族历史的疏影清魂、持贞守节的文化品质，并形成了一个天人相合的隐秘的文化通道。站在这样的道口，回望悠蔓浑远的竹文化的历史，我们心怀感恩，并滋生着一种责任。那家园与亲人的嘱托，已然化作我们牵挂于心、又心心相印的文化长游，化作只如坚竹的贞常不变的恒永使命，化作我们陶然相忘、心身相安的一份神韵与境界。



2007年12月19日 初稿

2008年1月12日 二稿

2009年9月21日 三稿

2009年9月24日 定稿

目 录

序·竹之韵 许江 / 1

第一章 有物曰竹 / 1

第二章 竹谱 / 89

第三章 爱竹者 / 185

第四章 艺术 / 285

第五章 竹屋 / 479

第一章 有物曰竹

2004年10月旅寓海德堡附近之 Bammantal，楼居受用天气，看秋夏过接处，光景绝微。其地山势平缓，山色又静又灿烂。阳光悠悠而下，晴暘蔼然，觉更静更灿烂。每晨起，偕内子送小儿上学，常遇一女生，明眸笑靥，文质彬彬，乃极静极灿烂。如此景况，正可拈笔商略文心。因思以看山观水之情，念远怀人之心，灿烂净丽之色，在竹之虚心处，渲染岁月，散散写出古典文明之些许品格，以唤出竹之精神，婆娑于万物之表。故多引古人言，间及西洋语处，则尽力注出原文，非有鞮寄繻通之才，恪遵师命也。然笔弱味薄，总是小言。



竹，是禾本科[Gramineae]竹亚科[Bambusoideae]植物的统称，多年生的木质化禾草植物。中国谓之竹，朝鲜谓之他伊，日本名从中国，亦谓之竹，又有千寻草、河玉草、夕玉草、小枝草之类的别称。西人谓之 *bamboo*，据说源于竹竿燃烧时发出的声响。

中国是竹的中心产区。早在两千年前，竹就赢得诗人的赞美，周代编纂的《诗经》有一些咏竹的名句，写现今河南北部淇水、沁阳一带的竹林，是卫国的风土之音。“绿竹猗猗”，颂竹之盛；“籊籊竹竿”，美竹之长；还有学者认为乃许穆夫人所作，是世界最早女诗人的作品。《左传》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，“使工为之歌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卫》”。他听后赞叹曰：“美哉！其为卫风乎！”后来民间又有《竹枝》曲调。贞元间刘禹锡（772-842）得《竹枝》新声，言其含思宛转，有淇澳之艳。千百年来，卫风淇竹之音，播美风俗，流传不绝，最终开启出一个典雅的世界。四世纪，东晋诗人江逋（约 301-约 365）《竹赋》写道：“有嘉生之美竹，挺纯姿于自然；含虚中以象道，体圆质以仪天。”概述了竹子在中国古典文明的价值和深意。

生活在十一世纪的苏轼（1037-1101）字子瞻，号东坡，眉州眉山，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位巨匠，文学和艺术，样样精深，既悉究老庄，又博通佛理，也是一位颂扬竹子的歌手。绍圣元年（1094），他在岭海的荒寂中撰述《志林》，摭故实，叙尘迹，山水

之外，多记胜游，朝夕之事，又及名物，乌丝栏写得满满的，有几行尤其醒目：

食者竹笋，庇者竹瓦，载者竹篾，爨者竹薪，衣者竹被，书者竹纸，履者竹鞋。真可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。

以竹制物，至少有上万年的历史，那些竹物中，竹纸大概最重要也最深入人类的文明。九世纪初，李肇《国史补》卷下述及“韶之竹笺”，同时代的段公路也提到“竹膜纸”（《北户录》卷三），到了宋人米芾（1051-1107）《硃越竹短截作轴日学书作》咏竹纸：“越筠万杵如金板，安用杭油与池茧。高压巴郡乌丝栏，平欺泽国清华练。”已是夺目当世了。明人宋应星（1587-1666）说：“用竹麻者为竹纸，精者极其洁白，供书文、印文、柬启用。”（《天工开物》）清人朱彝尊、查慎行、朱炎皆有长韵歌咏竹纸制法。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记钱塘黄兴三过常山，听山中人为道此事纂详，因录其始末为十二则：曰折梢，曰练丝，曰蒸云，曰浣水，曰渍灰，曰暴日，曰碓雪，曰囊漚，曰样槽，曰纸帘，曰剪水，曰炙槽，并赞而系之以诗。清代的女诗人沈虹屏（1752-？）作《楮先生传》，也是颂纸之篇，她还妙用过一种天然的竹笺，《春雨楼集》卷十二载：

新竹既花，菁液内干，因成衣。人悟其理，因捣竹叶齑碎，煮其菁液，为竹纸也。此为巨竹衣，乃天成竹纸，光华如珠玑。余取以书吴筠《竹赋》。

《春雨楼集》刊印于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），是虹屏手书付梓的雕板名作，秀洁的小楷，印在桃花纸上，净如乍放之花，极灿烂。

竹子用为书写的材料，出现在春秋战国之前，那时史官们以

竹简记言记事，写成中国最早的书。汉字历经长期的演变发展，竹子的意象也多所参赞。中国第一部析形释义字典《说文解字》收有一百五十多个竹部的单字，它们散落进言语，影响着思维，既让人不知不觉，又涉及多方多面，细想起来，那是令人惊异的：竹子确是一部神奇的书。当竹简变为竹纸，竹之书就更神奇了。

西方杰出的学者劳佛[B. Laufer]曾赞美中国造纸在世界史上的伟大贡献，说纸是人类知识发展的新阶段，是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[The manufacture of paper denotes a land-mark in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mankind; it sets off civilization from the stage of savagery.] (*Paper and Printing in Ancient China*, Chicago, 1931)。十二世纪，阿拉伯人将中国唐代麻纸造法传入欧洲。1875年，英人劳特利奇[Thomas Routledge]又学习中国的竹纸，印刷《竹子用作造纸原料》[*Bamboo as a Papermaking Material*]，紧接着荷兰印刷《竹子与甘蔗渣用作造纸业原料》[*Bamboe en Ampas als Grondstoffen voor Papierbereiding*] (1876)，从此竹纸造法也播散世界。由于竹子生长迅速，资源富足，可以制成优质的纸浆，以至麦克卢尔[F.A. McClure]推测，在未来的世界纸浆供应上，竹子将占有重要的地位[*Chinese Handmade Paper*] (1986)。

中国植竹的历史大概极为渺远，贾思勰撰于532-544年间的《齐民要术》记载的种植法，已是成熟时期的经验，距其源头，总有几千年了。《至正直记》述种竹古语曰：“深种、浅种、多种、少种，最是良法。”并解释说：“深种者，深壅客土也。浅种者，浅开畦穴也。多种者，连鞭三五竿或二三竿，宁少种几垛也。”其法由于简单易记，而能久久实行。

曾文正公说：“居屋前后，须多种竹树，家有一种生气，人受一种清气。”为使竹子普及绵永，先民早就规定了种植的节日，《四民月令》称为竹醉日，即农历五月十三日，也叫竹迷日。汉朝还

专设司竹长丞，后魏又有司竹都尉，隋、唐皆置司竹监，掌管植竹供笋等事。宋朝沿之，设于凤翔府郿县、盩厔，东坡有《司竹监烧苇园》诗可证。北宋画竹名家刘延世咏竹迷日曰：“掘地聊栽数竿竹，开帘还当一溪云。”字词间一抹山河淡影，浮于笔底。

正德十一年丙子，大诗人李东阳（1447-1516）已年届古稀，园居之兴，也以种竹为乐。他用白镜面笺纸，正行草篆四体，书自作《种竹诗》十四首，录为长卷。此卷《墨缘汇观》著录，后来翁方纲（1733-1818）又连写六通跋语，赏叹不绝。此援引两首，以见其纯雅之色不为岁月洗染。

种竹复种竹，屋西还屋东。
都城十日雨，长夏一林风。
宿土得馀润，团阴分小丛。
高秋想鸣佩，侧耳向晴空。

三年不种竹，得竹如得玉。
十日不见竹，一日肠九曲。
初闻平安报，旧叶舒更绿。
忽听欢笑声，新笋抽五六。
儿童亦解事，知我性所欲。
平生爱孤澹，不厌食无肉。
凭将垂老身，医此未尽俗。
仓皇欲倾倒，愁病相缚束。
昨夜偶梦之，清风洒心目。
呼童汲泉水，日夕勤灌沃。
吾冠晚当挂，吾髮朝已沐。
为尔一扶筇，披襟散炎燠。

竹子的形态筠碧离离，静秀依依，古人说它：“猗猗修竹，不卉不蔓，非草非木。操挺特以高世，姿潇洒以拔俗。”道出中国人看待竹子的恒常眼光。魏晋之际的阮籍、嵇康、山涛、阮咸、王戎、刘伶和向秀七人，并有不羁之才，常常悠游于竹林之下。有一次，嵇、阮、山、刘在竹林酣饮，王戎后到，阮籍说：“俗物又来败坏人的意兴。”王戎笑曰：“你们的意兴也能败坏吗？”后来王戎为尚书令，著公服，乘轺车，经黄公酒垆下过，对着后面的客人说：“吾昔与嵇叔夜、阮嗣宗酣饮于此垆；竹林之遊，亦预其末。自嵇生夭、阮公亡以来，便为时所羁縻。今日视此虽近，邈若山河！”这些记述，未必属实，但至少晋世中朝以后，竹林已成为人们摆脱日常俗事、沉思哲理的地方。其时，袁宏（327-376）撰写《竹林名士传》三卷，逸才藻拔，文采绝美，惜未传世。

古人以竹子象征人格，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。屈原（约前 339-前 278）行吟泽畔，以竹作喻，自比修好便娟之竹，生于江水之潭。陆游（1125-1210）言志诗道：“兰碎作香尘，竹裂成直纹；炎火炽昆冈，美玉不受焚。”耿耿不灭者如此。

竹子能提高一个人的尊严，人们自然也把伦理寄托于竹。元末诗人陆居仁写竹事短句云：“壮者谓之竹，弱者谓之笋，厥譬母子焉，少慕长焉，言其济人之利博矣。”《竹谱》载有一种竹，名曰孝行竹，《述异记》云，汉章帝三年（公元 78 年），有子母竹笋生于殿前，群臣皆作《孝竹颂》，故名。

儒家以孝为人之本，《小雅·蓼莪篇》：“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。拊我畜我，长我育我。顾我復我，出入腹我。”我字连出，直述而来，把人推回童年的时光。晋朝王裒（？-约 311）丧亲后，读《诗》读到此篇，眼泪盈眶而出，心中涌起无限的悲哀和思念。《喻道论》亦曰：“佛十二部经，其四部专以劝孝。”佛典说：“亲之生子，怀